

卷之七

詩外傳卷第七

韓嬰

詩外傳卷第七

同前

喪親陶徵士錄
註引君
有之字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
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
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
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
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
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

喪親
與說
苑合

莘莘征夫
詩致引莘二征
夫云外傳

匱生即荆通也匱
崩音近事見漢書
傳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
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
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
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
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于有
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
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
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莘莘征夫
與合說

逐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
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
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
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
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
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
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
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
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

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旣

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

即

乎

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

席

鄭公食大夫記皆
卷自末注云末經明
終
蓋鐵論庶人即草
葦索徑

荀子宥坐篇云
蘇東門外

山

陽

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剗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

伏按伏當作仗

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
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
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
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
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
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
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
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
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

羊羊表本作羊

羊

玉

天下以玉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
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
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
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
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
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
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
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
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

表本深山之間
下有不得謂言

不為

惠

明佳云
其科忌字

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田九臯聲聞于天

用時而使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稚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

鶴鳴
九章
與說
文唐
石鏡
並合

郊喪服小記注云
正月存親又見公羊

北

親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比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

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

唯

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

直

說苑政理

以寡人泣也

効

云可表本作有
晏子春秋外為人主
所蒙據腹而有之說
莊則人主所察據腹
而有之作有是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燠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

有

白拂亦作明說苑
同此又白字之二
證

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
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
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
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
也

行之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
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
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

暮
極校
方

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
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
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
不即我謀

彘
古今人
表
說苑作
演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
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
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
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

鳥
鳥
其

貴
餘

魯

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剗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魯

荀子曾丘封人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吾志二字
元本並列
吾誤吳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授子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之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

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如臨深淵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

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之言
 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
 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
 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
 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
 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應行合
 戰者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
 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
 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

淠淠
古致

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
 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灌
 者淵藿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竒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
 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
 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
 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
 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

至 閔 竟

脩

跡

而

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
 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
 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
 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
 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
 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
 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
 是天大矣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
 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

樓閣於莒
 禮注
 及賈
 子引
 樓下
 有閣
 王字
 此字
 閣字
 脫一字

詐
如字之誤

戰國策宋燕作
 燕下陳饒作田
 文選苦熱行注引
 作田饒

况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
 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
 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
 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
 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
 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

大

至 閔 竟 脩 跡

而

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
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
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
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
未有不然而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
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
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
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
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

樓閣於莒大戴禮注及賈子引樓閣下有王字此字有脫一字

况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

大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
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
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
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
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
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詐如字之誤

戰國策宋燕作
燕下使鏡作田而
文選苦熱行注引
作田鏡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

二詩八

七

之所二字
元本並列

序表本作
行

表本勘下三
而字

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
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
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
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
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
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
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
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
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
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鈇刀畜之而
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
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
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
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
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
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用不信鬱而不
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傷而年穀

行

無而
字

殘元本作賤

說苑復息作陽
虎得罪於衛此魏
文侯之時之不為
主同時疑皆誤

惡願後

子之二字
元本並列

樹非其人至
和子下垂脫
葉元刊

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
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
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
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
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
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
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
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

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
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
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
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
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
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
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
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

盧本据御
覽惡我下
補於君朝
廷之大夫恐
我九字

也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
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
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
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
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
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

靜恭

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
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
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
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
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
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鱸魚南假子
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
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

說苑作南假子焉
程本子鱸作鮓

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

說苑家語俱作
曹山
言者何期

有

使志

張

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

似拱字

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
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
天下咸獲永寧蝘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
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於下垂拱
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
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
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
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漙漙見
覲曰消

也

之難

立

屬

逆色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
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
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
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
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
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
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
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為貪
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便弊

獲為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
 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
 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
 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娉
 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
 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
 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
 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詩外傳卷第七

國

校此卷畢斜照滿庭綠陰映牖林間
清風徐來矣不雨奈何

詩外傳卷第八

韓嬰

同前

說苑作諸發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
 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
 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
 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
 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
 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
 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

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

得

習俗

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

捐者非救世者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

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

表本字下弓說字

是

面作面也亦

可謂救世矣

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

說

習俗

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

說字

是

面面非也亦作面

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

可謂救世矣

說

說苑作刑嗣
贖

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
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
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
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
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

則僕夫

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
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
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
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
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
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為下懦為死詩曰
柔亦不茹

食飲

散

且

門中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敗舍諸宮中
 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
 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
 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
 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
 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
 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掇仇牧碎其首

舉者言八風仇
 存上平子款
 強禦矣詩曰惟

仲山甫柔亦不茹
 不剛而吐

挑

子顧云此
衍字

夜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
 於君君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
 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
 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寤晨興乃召
 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
 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
 鷄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
 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

備

備者本作備

詩集傳

散

且

門中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敗舍諸宮中
 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
 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
 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
 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
 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
 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掇仇牧碎其首
 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
 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挑

子顧云此衍字也

夜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
 於君君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
 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
 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
 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
 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
 鷄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
 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

備

備者本作備

詩傳

五

住

表本國作國字
按字柄下有指

宋本文選作新

蒼唐文選注作蒼
古今人表作趙倉
堂

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
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
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
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
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
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
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
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
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

去詩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嗣封
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
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
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
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
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
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
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

曰於校

不

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
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幣
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
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
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
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
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
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
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

鶴

此忘我者

中山君稱

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
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駝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
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鳳凰于飛翾
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

此忘我者與文
合選注

無人字

盧本依說苑家語三人下補可
以教孝矣

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
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
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
子曰是小囚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
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
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
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
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

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
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立 正 厥校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
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
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
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
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
君子

稼力

采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
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
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斷者猶以
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
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
能專對矣

子
頌校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
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
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

有表在何

何

問

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
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
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
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配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
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
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
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
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

直

把

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

與穀果文略同

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于

取逝

聞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

問

設意

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有臣不習范昭起出門

佑

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續漢百官志注司馬在司空前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照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

老孝作有金
妻妻

似箴

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

此條見說苑敬慎
篇曰曾子之言

短

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
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
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
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
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
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
雲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
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有金
妻妻
與詩
致合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
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
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
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
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
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

鼓 湛

耕田孔子至
好是正直脫
葉九刊

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
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
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翁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
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
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
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
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

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
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
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
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
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
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
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
祧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

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
皮爲一輓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
公望少爲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
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
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
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
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
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
請奉先生之教矣

說苑建本篇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
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
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
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
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
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
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列女傳作晉教系人之
女當平公之時

列女傳作一札

列女傳作云教系人
官名

辭列女傳燕是也
改云云蓋三角

材一作精材

左

似校字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
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
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
之南烏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
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
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
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左手若附
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
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
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如齊有得弓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

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

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

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

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

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

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列女傳作晉教宗人之
女當平公之時

列女傳作一札

列女傳作云教宗人
官名

辭列女傳燕是也
致工記云燕五角

材 頤校
一作精材

左

似校字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
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
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
之南烏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
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
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
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左手若附
杖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
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

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
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
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
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
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
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
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堯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
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
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
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
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

求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
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
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
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
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
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
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

一 挹

其於行也

詩集傳

七

對

官

後校
廿一

爲

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

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

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

即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

然

以陪

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鄉

結尾在末
行後三行

詩外傳卷第八

今日宗靜無事于午後連校三卷昔也是公羽云間窓靜坐爐香郁然覽茲墨妙是正書中一二論字覺世間榮名利養之樂罕有逾于此者余亦以為然



卷之二